

參攷室陳列書

魯迅論中

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國語文改革

魯迅論中國語文改革
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目 錄

無聲的中國	1
文藝的大衆化	7
中國文與中國人	9
門外文談	11
答曹聚仁先生信	33
中國語文的新生	36
關於新文字	39
從『別字』說開去	41
人生識字胡塗始	46
漢字和拉丁化	49
論新文字	52
編後記	

無聲的中國

——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——

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的講演，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，竟還有許多來聽的諸君，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。

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：『無聲的中國』。

現在，浙江、陝西，都在打仗，那里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，我們不知道。香港似乎很太平，住在這裏的中國人，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，別人也不知道。

發表自己的思想、感情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來達意，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。這也怪不得我們；因為那文字，先就是我們的祖先傳留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。~~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~~，還是難于運用。因為難，許多人便不理牠了，甚至連自己的姓也寫

不清是張還是章，或者簡直不會寫，或者說道：Chang。雖然能說話，而只有幾個人聽到，遠遠的人們便不知道，結果也等于無聲。又因為難，有些人便當作寶貝，像玩把戲似的，之乎者也，只有幾個人懂，——其實是不知道可真懂，而大多數的人們却不懂得，結果也等于無聲。

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，其一，是文明人有文字，能够把他們的思想，感情，藉此傳給大眾，傳給將來。中國雖然有文字，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用干，用的是難懂的古文，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，所有的聲音，都是過去的，都就是只等于零的。所以，大家不能互相了解，正像一大盤散沙。

將文章當作古董，以不能使人認識，使人懂得為好，也許是有趣的事罷。但是，結果怎樣呢？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。我們受了損害，受了侮辱，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。拿最近的事情來說，如中、日戰爭，拳匪事件，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？民國以來，也還是誰也不作聲。反而在外國，倒常有說起中國的，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，是別人的聲音。

這不能說話的毛病，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；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。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，講歷史的，尤其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，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。所以，到乾隆年間，人民大

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。所謂讀書人，便只好躲起來讀經，校刊古書，做些古時的文章，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。有些新意，也還是不行的；不是學韓，便是學蘇。韓愈、蘇軾他們，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，那當然可以的。我們却並非唐、宋時人，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。即使做得像，也是唐、宋時代的聲音，韓愈、蘇軾的聲音，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。然而直到現在，中國人却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。人是有的，沒有聲音，寂寞得很。——人會沒有聲音麼？沒有，可以說：是死了。倘要說得客氣一點，那就是：已經啞了。

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，是不容易的，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：『你活過來！』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，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『奇蹟』一樣。

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『五四運動』前一年，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『文學革命』。『革命』這兩個字，在這里不知道可可怕，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。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『革命』，却没有法國革命的『革命』那麼可怕，不過是革新，改換一個字，就很平和了，我們就稱為『文學革新』罷，中國文字上，這樣的花樣是很多的。那大意也並不可怕，不過說：我們不必再去費盡心機，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，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；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，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。

。然而，單是文學革新是不夠的，因為腐敗思想，能用古文做，也能用白話做。所以後來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。思想革新的結果，是發生社會革新運動。這運動一發生，自然一面就發生反動，于是便釀成戰鬥……。

但是，在中國，剛剛提起文學革新，就有反動了。不過白話文却漸漸風行起來，不大受阻礙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，用羅馬字母來替代。這本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，很平常的，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，就大不得了了，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，而竭力來罵錢玄同。白話乘了這一個機會，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，反而沒有阻礙，能夠流行了。

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、折中的。譬如你說，這屋子太暗，須在這里開一個窗，大家一定不允許的。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，他們就會來調和，願意開窗了。沒有更激烈的主張，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。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。

其實，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，本該早已過去了，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，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。例如，有人說：古文各省人都能懂，白話就各處不同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。殊不知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發達就好，那時就人人都能懂較為易解的白話文；至于古文，何嘗各省人都能懂，便是一省里，也沒有許

多人障得的。有的說：如果都用白話文，人們便不能看古書，中國的文化就滅亡了。其實呢，現在的人們大可以不必看古書，即使古書里真有好東西，也可以用白話來譯出的，用不着那麼心驚胆戰。他們又有人說，外國尚且譯中國書，足見其好，我們自己倒不看麼？殊不知埃及的古書，外國人也譯，非洲黑人的神話，外國人也譯，他們別有用心，即使譯出，也算不了怎樣光榮的事的。

近來還有一種說法，是思想革新緊要，文字改革倒在其次，所以不如用淺顯的文言來作新思想的文章，可以少招一重反對。這話似乎也有理。然而我們知道，連他長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，是絕不肯剪去他的辮子的。

因為我們說着古代的話，說着大家不明白，不聽見的話，已經弄得像一盤散沙，痛癢不相關了。我們要活過來，首先就要由青年們不再說孔子、孟子和韓愈、柳宗元們的話。時代不同，情形也兩樣，孔子時代的香港不這樣，孔子口調的『香港論』是無從做起的，『吁嗟關哉香港也』，不過是笑話。

我們要說現代的，自己的話；用活着的白話，將自己的思想、感情直白的說出來。但是，這也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。他們說白話文卑鄙，沒有價值；他們說年青人作品幼稚，貽笑大方。我們中國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，其餘的都只能說白話，難道這許多中國人，就都是卑鄙，沒有價值的麼？至于幼稚，尤其沒有什麼可羞，正

如孩子對於老人，毫沒有什麼可羞一樣。幼稚是會生長，會成熟的，只不要衰老，腐敗，就好。倘說待到純熟了才可以動手，那是雖是村婦也不至于這樣蠢。她的孩子學走路，即使跌倒了，她決不至于叫孩子從此躺在牀上，待到學會了走法再下地面來的。

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。大胆地說話，勇敢地進行，忘掉了一切利害，推開了古人，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。——真，自然是不容易的。譬如態度，就不容易真，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，因為我對朋友、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。——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，發些較真的聲音。只有真的聲音，纔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；必須有了真的聲音，纔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。

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那幾種民族。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？可聽到安南、朝鮮的聲音？印度除了泰戈爾，別的聲音可還有？

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：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，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。

（一九二七年，『三閒集』）

文藝的大衆化

文藝本應該并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夠鑑賞，而是只有少數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鑑賞的東西。

倘若說，作品愈高，知音愈少。那麼，推論起來，誰也不懂的東西，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。

但讀者也應該有相當的程度。首先是識字，其次是有普通的大體的知識，而思想和情感，也須大抵達到相當的水平線。否則，和文藝即不能發生關係。若文藝設法俯就，就很容易流為迎合大衆，媚悅大衆。迎合與媚悅，是不會于大衆有益的。——什麼謂之「有益」，非在本問題範圍之內，這裡且不論。

所以在現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會里，仍當有種種難易不同的文藝，以應各種程度的讀者之需。不過應該多有爲大衆設想的作家，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，使大家能懂，愛看，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。但那文字的

程度，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樣。

因為現在是使大衆能鑑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，所以我想，只能如此。

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衆化，只是空談。大多數人不識字；目下通行的白話文，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；言語又不統一，若用方言，許多字是寫不出的，即使用別字代出，也只爲一處地方人所懂，閱讀的範圍反而收小了。

總之，多作或一程度的大衆化的文藝，也固然是現今的急務。若是大規模的設施，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，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，許多動聽的話，不過文人的聊以自慰罷了。

（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『大衆文藝』
二卷三期載，收入『集外集拾遺』）

中國文與中國人

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譯：高本漢著的『中國語和中國文』。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，他的真姓是珂羅佩倫（Karlgren）。他爲什麼「貴姓」高呢？那無疑的是因爲中國化了。他的確對於中國語文學有很大的貢獻。

但是，他對於中國人似乎更有研究，因此，他很崇拜文言，崇拜中國字，以爲對中國人是不可少的。

他說：『近來——按高氏這書是一九二三年在倫敦出版的——某幾種報紙，曾經試用白話，可是並沒有多大的成功；因此也許還要觸怒多數定報人，以爲這樣，就是譏示着他們不能看懂文言報呢！』

『西洋各國里有許多伶人，在他們表演中，他們幾乎隨時可以插入許多「打諢」，也有許多作者，濫引文書；但是大家都認這種是劣等的風味。這在中國恰好相

反，正認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絕藝的地方。』

中國文的『含混的地方，中國人不但因之感受到了困難，反而願意養成牠。』

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夠了侮辱：『本書的著者和親愛的中國人談話，所說給他的，很能完全瞭解；但是，他們彼此談話的時候，他幾乎一句也不懂。』這自然是那些『親愛的中國人』在『諷刺』他不懂上流社會的話，因為『外國人到了中國來，只要注意一點，他就可以覺得：他自己雖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語言，而對於上流社會的談話，還是莫名其妙的。』

于是他就說：『中國文字好像一個美麗可愛的貴婦，西洋文字好像一個有用而不美的賤婢。』

美麗可愛而無用的貴婦的『絕藝』，就在于『插譚』的含混。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學者，至多也不過抵得上中國的普通人，休想爬進上流社會里來。這樣，我們『精神上勝利了』。為要保持這種勝利，必須有高妙文雅的字彙，而且要豐富！五四白話運動的『沒有多大成功』，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會怕人諷刺他們不懂文言。

雖然，『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』——我們還是含混些好了。否則，反而要感受困難的。

（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，『淮風月談』）

門外文談

一 開頭

聽說今年上海的熱，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。白天出去混飯，晚上低頭回家，屋子里還是熱，並且加上蚊子，這時候，只有門外是天堂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，總有些風，用不着揮扇。雖然彼此有些認識，却不常見面的。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搨樓里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，他們有的是店員，有的是書局里的校對員，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。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，歎着苦，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，所以也談閒天。

閒天的範圍也並不小：談旱災，談求雨，談弔膀子，談三寸怪人乾，談洋米，談裸腿，也談古文，談白話，談大衆語。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，所以關於古文之類，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，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。這樣的過

了兩三夜，纔給別的話岔開，也總算談完了。不料過了幾天之後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。

他們裏面，有的是因爲我看過幾本古書，所以相信我的，有的是因爲我看過一點洋書，有的又因爲我看古書也看洋書；但有幾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，說我是蝙蝠。我說到古文，他就笑道：你不是唐、宋八大家，能信麼？我談到大衆語，他又笑道：你又不是勞苦大衆，講什麼海話呢？

這也是真的。我們談旱災的時候，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，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，現在成災，是因爲農民懶，不屛水。但一種報上，却記着一個六十老翁，因兒子屛水乏力而死，災象如故，無路可走，自殺了。老爺和鄉下人，意見是真有這麼的不同的。那麼，我的夜談，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談罷了。

颶風過後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，但我終于照着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，寫出來了，比口語簡單得多，大致却無異，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。當時只憑記憶，亂引古書，說話是耳邊風，錯點不打緊，寫在紙上，却使我很躊躇，但自己又苦于沒有原書可對，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。

一九三四年，八月十六夜，寫完并記。

二 字是什麼人造的？

字是什麼人造的？

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，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轉故事，對於文字，也當然要有這質問。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：字是倉頡造的。

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，他自然有他的出典。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，是生着四隻眼睛的老頭陀。可見要造文字，相貌先得出奇，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，是不但本領不夠，連相貌也不配的。

然而做『易經』的人（我不知道是誰），却比較的聰明，他說：『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賢易之以書契。』他不說倉頡，只說『後世聖人』，不說創造，只說轉換，真是謹慎得很；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，所以就只是這麼含含糊糊的來一句。

但是，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，又是什麼腳色呢？文學家？不錯，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，奪掉筆桿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，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；他也要的條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傢伙出點力。然而並不是的。有虞以前的人們，雖然勞動也唱歌，求愛也唱歌，他却並不起草，或者留稿子，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，編全集，而且那時的社會里，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，文字毫無用處，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，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，想來該是史官了。

原始社會里，大約先前只有巫，待到漸次進化，事情繁複了，有些事情，如祭祀，狩獵，戰爭……之類，

漸有記住的必要，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『降神』之外，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，這就是『史』的開頭。況且『升中于天』，他在本職上，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，燒給上帝看，因此一樣的要寫文章——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。再後來，職掌分得更清楚了，于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。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，古人說：『倉頡，黃帝史。』第一句未可信，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，却是很有意思的。至于後來的『文學家』用牠來寫『阿呀呀，我的愛哟，我要死了！』那些佳句，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，『何足道哉』！

三 字是怎麼來的？

照『易經』說，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；我們那里的鄉下人，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，怕得忘記時，也常常說：『褲帶上打一個結！』那麼，我們的古聖人，是否也用一條長繩，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？恐怕是不行的。只有幾個結還記得，一多可就糟了。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『八卦』之流，三條繩一組，都不打結是『乾』，中間各打一結是『坤』罷？恐怕也不對。八組尚可，六十四組就難記，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。只有在祕魯還有存留的『打結字』（Quippus），用一條橫繩，掛上許多直繩，拉來拉去的結起來，網不像網，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。我們上古的結繩，恐怕也是如